

毛詩注疏

附校勘記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十

〔十之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鹿鳴廢則和樂

缺矣

○樂音洛篇末注同缺苦悅反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

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芾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

力缺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

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

矣

○蓄勅六反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

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矣

隊直類反

由儀廢則萬物失其

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

廢則諸夏衰矣。

夏戶雅反

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

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疏

六月六章章入句盡中國微矣。○正義曰：此經六章皆在北伐之事。序又廣之，言宣王所以北伐者由於前厲王。小雅盡廢，致令四夷交侵，以故汎敘所廢之事焉。鹿鳴言和樂且耽，故廢則和樂缺矣。以下廢缺其義，易明不復須釋。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主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道同，故俱言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由儀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故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與由夷全同，由庚言陰陽，此言萬物者由庚言由陰陽得理，萬物得其道由儀則指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

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北狄所以來侵者爲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能禦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蠻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夷則小雅無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章傳曰日月爲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是自於己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卒章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者王肅云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逐乃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鎬爲鎬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宣王先歸或得傳旨不然不得載常簡閱遺將獨行也則毛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王基卽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

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孔晁王肅之徒也言
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
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奮厥武王旅嘽嘽
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非親
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
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
專歸美於下若王自親征欽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
在焉何由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爲王不親
行也常武言王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
天子說天子之容復何統乎又遣將誓師可稱王意經
言王曰還歸事在既克之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
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以此知常武親征爲得
其實孫毓亦以此篇**六月棲棲戎車旣飭四牡騤騤載**
王不自行鄭說爲長

是常服

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箋云

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革弁服也○棲音西飭音勅
依字從力脩飾之字從巾不同也今人食邊作矢以爲
脩飾之字借作勅音**玃**孔熾我是用急此序吉甫之
非騤或龜反閱音悅

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

也王曰今女出征獫狁疏六月至王國○毛以為正當

猶以正王國之封畿選閱盛夏六月之時王以北狄侵

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士眾棲棲然其

所簡練戎車既皆飭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駢駢然

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

而伐獫狁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獫狁之寇來

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

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吉甫受命六月北征即闕士眾

棲棲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駢駢然

乃載是常從戎車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

月行者以北狄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

寺流十之二

三

才

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
 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
 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屏車所用對
 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
 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王同但
 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
 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飭即載是常服是則戎
 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
 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
 韋弁以韪韋為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韪韋之跗
 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舄又雜問志云
 韪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
 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韪韋有
 爽以韪韋茅蒐染之而爽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
 赤也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注云韋弁韪韋之弁其
 服蓋韪布以為衣而素裳不韪皮為衣者以卿之歸饗
 餼當用皮弁以權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
 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韋弁
 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孝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
 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統韋言之若

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僖五年左傳曰均服振振取號之旂是同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爲僕右無也以君各以時服僕右恆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箋于曰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其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言王國者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毛物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戰然後用師○**比毗志反齊同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

既成于三十里

遣師行三十里箋云王既成我戎服將王

于出征以佐天子

女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箋云王曰命

狄疏

比物至天子○毛以爲宣王之征所簡車馬者也乃比同力之物四驪之馬此四驪之馬先以閑

習之維有法則矣所以今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耳

王於是出行征伐獫狁成已為天子之大功也。鄭唯
 以吉甫獨行王于為日為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
 正義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
 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
 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
 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
 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
 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騏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
 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騏駼是中駟驪是驂
 是也以言閑之是以先閑習故知先教戰而後用師也
 書傳曰征伐必因蒐狩以閑之閑之者何貫之貫之何
 習之是也。傳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
 是師行之事美事明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限
 里為限漢書律歷志計武王之行亦準此也。○四牡脩
廣其大有顛 脩長廣大也顛大貌。○薄伐獫狁以奏
 玉容反說文云大頭也。○
膚公 奏為膚大。○**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嚴威嚴也翼敬也
 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箋云服事也言今
 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
 之人備。○嚴如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所類

反下將帥同

後篇故此○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箋云定安也○

疏

四牡至王國○

毛以爲王所將戎車所駕之四牡形容脩長而又廣大

其大之貌則有顛然以此之強薄伐玁狁之國以爲天子之大功也非直車馬之強又有威嚴之將恭敬之臣

而共典掌是兵武之事其嚴者威敵厲眾敬者撫和上下既有此文武之臣共掌兵事以此而往故玁狁匪萌

當克勝而安定王國也鄭唯據吉甫爲異○**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箋云匪非茹度也鎬也

方也皆北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爲也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

○茹如豫反徐音如穫音護爾雅十藪周有**織文鳥章**

焦護鎬胡老反王云京師度徒洛反下同○

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

鳥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旄者也中央鮮明貌箋云織徽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

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旆本古旆蒲貝反繼旄曰旆左傳云蒨旆是也一曰旆與旆古今字殊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

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

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率敵陳之前

行其制之同異未聞○乘繩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

夏戶雅反鉤古侯反股音古今經注

作聲無股字以先蘇薦反陳直觀反

疏

○毛以爲王

師已行敷狄之罪故陳其放恣言獫狁之所侵者非其

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穫之地又侵鎬及北

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石爲大甚故以當合

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徽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

帛爲行旆中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

車十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獫狁之恣

而用伐之鄭唯據吉甫爲異○傳焦至獫狁○正義曰

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也陽縣瓠中是也其

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于獫狁也孫炎曰

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以

北狄言之故爲北方耳○箋匪非至大恣○正義曰以

北狄所侵故知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也整齊而處之

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

必先焦穫乃侵鎬方據在北方在焦穫之東北若在焦

穫之內不得爲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去
京師爲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鎬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
方近獫狁之國鎬方文連則傳意鎬亦北方地也王肅
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
楚歸來也故知嚮日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
里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
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傳鳥章
至旒者○正義曰釋天云錯革鳥曰旒孫炎曰錯置也
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荅張逸亦云畫急疾
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止知隼者以司常云
鳥隼爲旒釋天云繼旒曰旒故云白旒繼旒者以旒與
旒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蒨旒旒旌亦旒也以其
繼旒垂之因以爲狀故曰胡不蒨旒此旒而言旒者散
則通名○箋織微至著焉○正義曰言微織者以其在
軍爲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
實同也傳云革鳥爲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
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旒中央也以絳爲繆畫
爲鳥隼又絳爲旒書名於末以爲徽織知者司常掌九
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

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覲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綱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頽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宜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士喪長半幅以證之士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故士喪禮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銘旌卽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旒雖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緇長一尺畫烏隼旂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絳則此亦絳也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大常也又引士喪禮爲銘

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徵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
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舉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
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芟舍辨號名之用。帥
以門名。注云。號名者。徵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
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
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
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
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爲事。州里各象其名者。謂
州長。至比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名家。各象其號。
者。謂卿大夫。菜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爲縣。各
唯有三案。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
以其名家。以號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
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
門所建之旌旂。爲徵織之。此帥從伍長以上。但以卿統
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鄙各以其名者。
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長。至比長。
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常所
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號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號。
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

夏后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鈎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鈎，鈎也。義春官：巾車職曰：金路鈎樊，纓注云：鈎，讀如婁，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是也。鈎，鞶之文，定本鈎。取名焉。鄭兼言鞶者，并舉其類以曉人。猶上傳云：物也。周禮革路無鈎，此特設鈎，故以名車也。此車備設鈎，鞶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卽鄭云：曲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鈎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爲馬飾也。寅，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爲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戎車。旣安如軒，四牡旣信，旣信且閑，同異未制，聞。輕擊，信正也。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之貌。○輕竹二反，信其乙反。又其吉反。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擊音至。○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毛以

爲王征獫狁既出鎬方獫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
之故此章更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旣安正矣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
旣正大矣且須復閑習吉甫以此薄伐獫狁敵不敢當
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
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爲萬國之法受逐狄
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爲元來吉甫獨行以
佶爲壯健爲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正義曰不
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走不
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
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
曰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
狄驅之耳何休曰時齊桓公力○吉甫燕喜旣多受祉
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吉甫燕喜旣多受祉
也箋云吉甫旣伐獫狁而歸天子以來歸自鎬我行永
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
久飲御諸友魚鼈膾鯉御進也箋云御侍也王以吉甫
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
之酒使其諸友思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
勸也○飲於鳩反注同鼈卑滅反膾古外反鯉音里○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

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

疏

吉甫至孝友○毛以爲吉甫逐出獫狁遠出中國有

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鎬其處迥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盡其歡又加之以魚鼈膾鯉珍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爲美也○鄭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爲侍言飲酒則有侍者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爲異餘同○箋御侍至勸之○正義曰鄭以諸友侍之爲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言加珍美之饌者以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吉甫諸友之辭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爾雅李巡注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